

蒙古美人才女(二) (本文插圖刊第74頁)

慈禧的傳奇故事

●章君毅

蒙古美人乳名蘭兒

中外雜誌及聖文書局創辦人王成聖教授，多年前曾撰「慈禧太后是蒙古人」一文，廣集史料，詳徵博引，確定滿清末造，執政垂簾十七年之久的這位末代太后，係出我國蒙古「葉赫氏」，乳名蘭兒，鐵案如山，已成定論。復有徐荻芬女史在中外雜誌發表「慈禧的一生」、「慈禧太后報恩記」等大文，併行輯入中外文庫章君毅著：「慈禧與珍妃」一書中，早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外，成爲我大中華民族自專制統治步入民主共和之關鍵性重要史料。筆者深切感佩之餘，多年來步武前踵，沉潛史籍，亦迭有重大發現，爰不揣鄙陋，草此蕪文，投諸中外雜誌，冀步武王、徐二大家之後，甘冒狗尾續貂之嫌，聊供中外高明讀者之談助、參考。

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凡南城一帶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輩之衣香鬢影，雜遝於萬頭攢動之中，效亦怪矣。每逢新年，則有無量數紅男綠女，遊逛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而彼輩姑奶奶亦盛裝艷服，至茶棚中，男女雜坐。

「余嘗有竹枝詞云：『狂且四面坐中央，目電頻加白面郎，還是名門還北里？叫人納悶是新粧。』自有詩喧傳都下，巡警聽出諭令男女分坐，予又有打油腔二絕云：『隔座嬌音喚吃茶，渴猶未解眼先花，而今事事皆皮相，第一須生好腦瓜。警察巡邏也太勤，茶棚男女座須分，目中各有陰陽電，空向晴天激雨雲。』於是警署又禁止婦女入茶座評茶。而一般五陵少年，即亦作穿花蝴蝶，依依裙帶間。恆有不文明之舉動，被警察所呵者，予又笑之以詩云：『只恐狂蜂浪蝶多，安排警察去巡邏，指揮棍子迎頭擊，打散鴛鴦却是它。』此等事，凡其鐵鞋曾一踏春明者已視同司空見慣矣，而城內八旗中家資稍蓄者，每日購買

滿洲姑奶奶滿街跑

油鹽醬醋等物，亦皆驅遣姑奶奶輩，滿街奔跑，親至各商店交易，而男子從未有料理開門七字者。聞西后（按指慈禧）垂簾時，雅好修飾，其父爲正黃旗參領，因事褫職，貧乏不能自存，惟與候浦縣吳棠有金蘭誼，恒賴其周卹焉。時西后髮諸覆額，伶俐過人，因拜吳棠爲義父，欲其擲菓餌脂粉費，藉資河潤。吳棠果破慳篋，時爲乾女兒點綴釵環衣履，故西后每一出遊，道旁觀者皆喃喃作歡喜讚，謂天仙化人，不是過也。西后恆携菜筐至東城某油鹽店購食物，店主某甲恆以粗笨之手，戲挾其鼻，如是者習以爲常，不意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不數年西后果被選入宮，俄而垂簾聽政，彼油鹽店之某甲，依然操貨殖生涯。西后偶與其弟桂祥談家政時，詢及某甲，某甲聞之，竟墜井而死，全家遁逃，蓋恐其報復挾鼻之夙恨也。嗚呼！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某甲死時，當自悔其粗笨之手，大不該闖下了滔天大禍也，吳棠後由知縣開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按旗人男稱爺，女稱奶奶，乃極尊貴之名稱。亦有稱姑娘爲爺者，是雌而雄矣，但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後則又等閑視之。

，不知何故。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皇太后之希望，是或然歟？」

世界三大女王之一

吳靄航爲什麼要說：「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皇太后之希望」，此一說法，恰與慈禧入清宮後的際遇相脗合。清制，滿漢不通婚，尤將清帝之納漢女，懸爲厲禁。因此之故，但凡滿人之獲選爲官者，一旦生女，例須申報朝廷，列入名冊，開始列管。一旦宮廷中有需要，就得舉行一次選秀女的大典。成年秀女，都得入宮列隊，聽由清帝選擇。獲選者可以貴爲妃嬪，妃嬪一旦生子，便母以子貴，像慈禧般的封爲貴妃，尊爲太后，以垂簾聽政爲名，統治中土，君臨天下，在世界三大女王之中位居第二（見徐荻芬女史著：「慈禧的一生」一文）。即使無此幸運，至不濟也可以由清帝賜婚，嫁給清廷的滿族王公大臣，或者是留在宮裏，當上一名侍候帝后妃嬪的宮女。唐朝出了一個楊玉環，白居易在他的長恨歌中便曾大書特書：「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到了前清，即使女孩兒家未能「一朝選在君王側」，也能大富大貴，且有無窮的厚望。又怎叫一家老小，不把她尊之爲姑奶奶呢？

候選秀女慷慨陳詞

早在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洪秀全稱太平天國天王，揮戈北指，攻陷金陵，建立天京。派遣勒旅破山東，入直隸，使京畿震動，大清王朝岌岌可危。慈禧往後的老公——咸豐皇帝突

諱，廟號清文宗的，居然在昕夕戒嚴，朝不保夕之際，還有閒情餘緻，詔告天下要選秀女。這一次和慈禧同時盛妝入宮候選的，還有一位出名的滿洲孝女，父親在當八旗驍騎校。這位孝女不但工針黹，而且還粗識文字，利用女紅餘暇，設了一所私塾，教導附近兒童課讀，賺點菲薄的束脩，奉養父母。那日隨着來自四面八方的諸候選秀女，入宮來到坤寧宮外，從早上排隊一直等到中午，始終不見咸豐皇帝御駕光臨挑選，當時又饑又渴，又不知自己未來命運如何？而宮中禁衛森嚴，小女孩幾曾見過這樣大的陣仗，一個個的內心之中越來越見惶恐。一時間歎歎聲和嗟嘆聲雜沓並作。却又見一名宮中侍衛怒容滿面，伸手指諸秀女，便是聲聲叱責：

「眼看皇上就要到了，你們還在這兒哭哭啼啼！不怕惹火了皇上，用老大鞭子狠狠的抽！」

站隊的秀女聽了，益發的嚇得面無人色，混身抖顫。惟有那位孝女忍無可忍，勃然色變。她奮力排開衆人，直衝到那位侍衛面前，理直氣壯，慷慨陳詞：

「我們辭離父母，決別骨肉，硬給帶進宮裏來，果然幸而當選，也是幽禁終身，形同囚犯！父母的養育之恩，也只有這一會兒功夫，想念得到，哭別得了。如今長毛賊作亂，才三四年功夫就佔據了長江各省，入主金陵，大清的天下，已經丟了一大半，皇上還不知道怎樣去求將帥之臣，謀戰守，保全江山社稷，就曉得迷戀女色，強奪良家婦女！把我們幽禁在宮廷裏面，讓我們終身不見天日！祇爲了縱他一己的私慾！而棄宗社

於不顧，這算是那門子的英主？事到如今，我們連死都不怕，何況鞭打，不如讓皇上乾脆點把我們統統打死算了！」

咸豐讚譽真奇女子

悲憤交集，義正詞嚴。候選秀女越想越傷心，哭聲越加淒厲，就在雙方爭執不下聲中，咸豐坐着御輦，前呼後擁的到了，皇上一到，侍衛立刻狐假虎威，高聲喊打。當下就有幾名侍衛，如狼似虎的把這名秀女押到咸豐跟前，咸豐開口一問，這名秀女居然了無懼色，在衆侍衛叱令「跪下」聲中，堅拒下跪，侃侃然將她方才所講的話，重複一遍。居然也會使咸豐怦然心動，脫口讚呼：

「真奇女子也！」

當時，正值某位王爺，新近喪偶，於是便由咸豐自作主張，將這名勇敢的少女，賜給那位王爺爲妻。草草的選了慈禧等幾名秀女，其餘的候選者，則「皇恩浩蕩」，一概遣送回家。

這就是慈禧，當時還叫乳名蘭兒的葉赫那拉氏入宮之始。

理所當然的，那一日，那位滿洲少女的慷慨激昂之語，給咸豐和慈禧的內心，都曾帶來相當的衝激。

獲選入宮，並不等於「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初承恩澤時」。慈禧之能侍寢咸豐，一舉得男，還得由她自己匠心獨運，煞費經營，其過程之曲折離奇，香艷刺戟，實古今中外，世界列國之宮闈秘史，所無從相提並論，據中華書局版「清

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卷上「那拉氏得幸之始」篇所載原文如次：

一曲小調圓明定情

「那拉氏者，惠徽之女也。惠徽嘗爲（安）

徽寧池太道。其女生長南中，少而慧黠，嫵艷無匹，雅善南方諸小曲。凡江浙流行諸調，皆琅琅上口，曲盡其妙。於咸豐初年，被選入圓明園，充宮女。是時英法同盟軍未至，園尚全盛，各處均以宮女內監司之。那拉氏乃編入桐陰深處，已而洪楊（洪秀全、楊秀清）之勢日熾，兵革徧天下，清軍屢戰北，警報日有所聞。文宗（咸豐）置不顧，方寄情聲色以自娛，暇輒携嬪妃遊行園中。聞有歌南調者，心異之，越日復往，近桐陰深處，歌聲又作，因問隨行內監以歌者何人？內監以蘭兒對，蘭兒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宮中常以此名呼之。文宗乃步入桐陰深處，盤踞炕上（原註：凡園中各處皆設炕，備御座也）召那拉入，略詰數語，即命就廊欄坐，令仍奏前歌。良久，文宗喚茶，時侍從皆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進。此即得幸之始也。」

濫好人慈安焚遺詔

一曲小調一杯茶，成就了咸豐和慈禧之間的好事。這以後，慈禧雖不能籠諸專房，可是咸豐依舊經常移尊就教，終於他們有了個愛情結晶品——後之清穆宗同治皇帝載淳。然而咸豐對她仍不放心，不但直到他臨死，都還沒有立慈禧爲后，反而私下交付他已封爲慈安皇太后的正宮娘娘

一道密詔，命她在適當時機請出密詔來把慈禧殺了，往後直到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慈禧紅杏出牆，寡婦偷人懷胎小產，得了個血崩的險症，幸虧有漢臣薛福臣之兄福辰用海島所產的產後疏瀉補養藥草紅花救了她的命。據「清宮遺聞」所載爲：「慈禧后病既癒，慈安后知其多失德，思所以感悟之，某夕置酒宮中，爲慈禧后慶。酒既半，慈安后屏去左右，殷勤追述咸豐時北狩木蘭，猝遭大故，肅順擅權，宮中顛沛艱危之狀。及同治時同臨朝十餘年事，甚悉，欷歔涕零久之，慈禧后亦悲不自勝。慈安后忽慨然曰：

「吾姊妹今皆老矣，且夕當歸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處二十餘年，幸同心，無一語勃谿，第有一物，乃疇昔受之先帝（按指咸豐）者，今無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諱，失檢藏，或爲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陰妒嫉者，則非特吾二人之遺憾，抑且大負先帝意矣。」語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觀之。那拉氏啓視，色頓變，慚不可仰。函非他，即文宗（咸豐）所付之遺詔也。觀畢，慈安后仍索還，焚於燭上，曰：「此紙已無用，焚之。吾今日亦可復命先帝矣。」是時慈禧憤憤交併，強爲感泣。慈安后百計慰藉之，遂罷酒而散。」

一盒餅餌毒斃元配

這便是慈禧一生所受的最大打擊，慈安后作濫好人，殊不知反而引起慈禧的殺機。據原文續載，則爲：

「……越數日，慈安后偶因事至慈禧后宮，

慈禧后執禮甚恭，非復爲曩時之驕縱，侍者竊異之，慈安后亦陰自喜，以爲前日所爲之果有效也，豈知別有他在。二人坐談時，慈安后覺腹中微饑。慈禧后命侍者奉餅餌一盒進，慈安后食而甘之，謂似非御膳房物。慈禧后曰：「此吾弟婦所饋者，姊喜此，明日當令其再送一份來。」慈安后方以謙辭謝，慈禧后曰：「妹家即姊家，請弗以謝字言。」後一二日，果有餅餌數盒進奉，色味花色悉如前，慈安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頓覺不適，然亦無大苦，至戊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可以想見矣！」

另據「述庵秘錄」一書記載慈安中毒暴斃的經過說：

「光緒庚辰冬慈禧病，御醫診無效，詔各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數月，孝貞（按指慈安）獨視朝，辛巳年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原註：王大臣在樞府者恭親王、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按指慈安）崩，命樞府諸人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值五小時，宮廷暴變，諸臣皆大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殮，而慈禧坐矮凳，言東后（按指慈安）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

這短短一小段記述之中，就顯出一個大大的漏洞來了。清制：后妃薨，即傳感屬入內瞻仰後

小殮，而慈安中了慈禧的毒，一旦慘死，却並未經過這一層極關重要的手續，這就難怪述庵秘錄要大書特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咸歎爲創聞」了。

又據同書、「文宗（咸豐）密諭」記載，則又另有一說，是爲：

「清文宗在熱河，臨危之際，密授朱淦一紙與慈安后，謂：『某（按指慈禧）如恃子爲帝，驕縱不法，卿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懷懼危懼，先意承旨，以事慈安，幾於無微不至。如是者數年，慈安以爲其心無他矣。日者慈安嬰小疾，數日，太醫進方不甚效，遂不服藥，竟愈。忽見慈禧左臂纏帛，詫之，慈禧曰：『前日參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盡心耳。慈安大傷感，泣而

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火，先皇帝何爲尙疑汝哉！遂取密諭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漸放肆，語多不遜，事事專權，不與慈安協商。慈安始大悔，然已無及矣。光緒七年春夏間，京師忽傳慈禧大病，不數日，聞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醫院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之，喪儀甚草草，二十七日後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進御者仍常服，國母之喪如此，誠亙古未有也。」

結束五千年的專制

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距今不過一百一十年，由「述庵秘錄」、「文宗密諭」兩篇私家筆記記載，慈禧之毒斃慈安，可謂鐵案如山，指證鑿鑿。咸豐、慈安、慈禧一夫一妻一妾之間，咸豐之疏於防範，慈安的過於老實，和慈禧的心

黑手辣，恩將仇報，可以說是繪聲繪影，躍然紙上。慈禧輕輕易易的毒殺慈安，不但解除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尙且一舉根除了自己的情敵，說她是最毒婦人心，似乎也不爲過。但她仍然不以爲足，反而變本加厲，威福日恣，自此以後誅肅順三奸，殺戊戌六君子，挑起庚子拳亂，進而與世界列強爲敵，對內則橫征暴斂，殘民以逞，對外則兵連禍結，喪權失地，要不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推翻滿清，泱泱中華早就淪於亡國滅種的瓜分慘禍了。慈禧一生的倒行逆施，貽禍無窮，適足以印證她的蒙古祖先葉赫那拉氏當年所立：「我族雖剩一女子亦必亡滿清」的血誓。結束中國五千年專制政治，肇始民國國民治之基，慈禧短暫一生的是非功過，直至今日都難以論完。（下期續完）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爲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章君毅「慈禧的傳奇故事」插圖（文見25頁）

① 慈禧（中）與愛犬合影。

② 慈禧（中坐者）與光緒帝后隆裕（右）及瑾妃（左）在北京萬壽山合影。

壽山合影。

